



Next Door to Love 爱在忘的左边

爱是信任，是希望，是执著，是付出……是我一个人的事。

我要你快乐，要你幸福，要给你一切你想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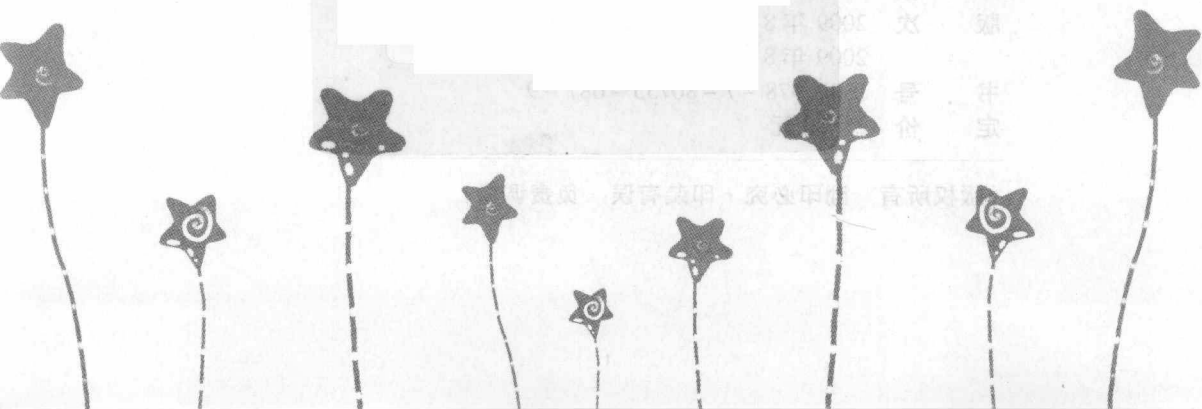
但是，这与你无关。

南东北西◎著

Next Door to Love
爱在忘的左边

南东北西◎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在忘的左边/南东北西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 - 7 - 80755 - 687 - 9

I. 爱… II. 南…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9349 号

书 名: **爱在忘的左边**

著 者: 南东北西

责任编辑 阎 丽

特约编辑 古月珊

责任校对 冯会洲

封面设计 第 7 印象工作室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网 址 [http: //www. hspul. com](http://www.hspul.com)

销售热线 0311 - 88643226/32/35/43

传 真 0311 - 88643234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980 × 700 毫米 1/16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55 - 687 - 9

定 价 25. 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第一篇 你要好好过 1

第一章 破门而入的帅哥 3

第二章 是我连累了你 12

第三章 同居之初 20

第四章 这世界疯了 29

第五章 深入老巢 37

第六章 请你帮我记得 47

第七章 我要死得明白 55

第八章 我是否让你觉得快乐 62

第九章 原来都是她 70

第二篇 不是我不明白 75

第十章 青葱白玉的大蒙 77

第十一章 拥抱与真相 85

第十二章 酗酒的鸡尾酒会 93

第十三章 不是我不明白 100

第十四章 你是否看见了我 108

第十五章 说了再见，却无法放手 117

第十六章 其实我想她 126

第十七章 她爱我 133

第十八章 吻 141

目录

第三篇 寂寞不重 重是爱太多 151

第十九章 你答应我 153

第二十章 真情实意的真枪实弹 161

第二十一章 快来牵我的手 168

第二十二章 私奔摩纳哥 178

第二十三章 合影高德 185

第二十四章 他在静静地流眼泪 194

第二十五章 九死一生 204

第二十六章 最后的话我来说 211

第二十七章 不可说 221

第二十八章 在一起 229

第二十九章 扑倒他 238

第三十章 看起来很美的新婚 245

第三十一章 为什么要杀我 251

第三十二章 爱无残缺 259

第三十三章 水晶鸢尾 270

第三十四章 再给我一次机会 2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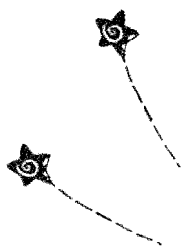
尾声 还有很久 289

后 记 298



第一篇 你要好好过





第一章 破门而入的帅哥



那是一双疼痛的也能让人疼痛的眼睛，深藏者忧伤和沧桑，任何一个表情配上这双眼睛都让女人承受不住。

我答应他，给你所有你想要的。

所以，如果这次你想要的，是忘记他，忘记大伙，包括我，那么……好吧，都随你吧。

我就给你新生，没有背叛、沉重、绝望和悲伤，这就是你想要的，一段平淡安然的人生。假如，我们不得不再碰面，那就像陌路人一样，重新认识好了。

可是，女孩，这一次我不会告诉你，我是那个守望在你抛弃的回忆里的傻瓜。我……心爱的，你要好好过。

桑笑佞的身体不大好，最主要的问题是头疼、失眠，而且记性很差，但她乐观豁达、风趣平和，总是挂着一张无忧无虑的笑脸，让人一看就心生欢喜。

她在A市最好的仁夏医院的医管办工作，薪资丰厚、工作稳定、同事和睦。A市位处亚欧板块交界处，依山傍海，是亚洲某民主小国对外主要港口及经济中心。

桑笑佞对目前平静喜乐的生活非常满意，二十五岁的她，现在唯一的难题就是找一个男人嫁掉。

在她的想象中，那个人应该有一张白皙斯文的面孔，聪明并且可靠，最好不爱说话，这样自己就可以尽情地唧唧喳喳，心安理得地为他的生活增添色彩，免得两个话痨过于聒噪。至于那个人戴不戴眼镜，则不太重要，但最好是不戴，这样如果接吻的话更容易一点儿……

下班后，桑笑俊就这样一路幻想着理想郎君的相貌，慢慢悠悠地走回医院的单身宿舍。在走廊里，她掏出她的小猴钥匙链，想了几秒钟才在四把钥匙中找出了开大门的那一把。她右手拿着钥匙对着钥匙孔，左手握拳轻敲了一下自己的脑袋，“真是糊涂……总记不住哪把钥匙……”

忽然，有一种奇异的感觉突袭而来，桑笑俊觉得莫名的心慌，似是危险逼近或是被人窥视之类的感觉。她刚要回头，就被一张大手捂住了嘴，她的惊呼声被严严实实地堵在喉咙里，她惊慌地伸手去扒开这只手，可那人已经握住她的右手稳稳地将钥匙插进锁眼，利落地一转，一推！

啪，咣，门开了又关，整个过程不过眨眼之间，桑笑俊已经与那人同在屋内了。

这……被挟持？入室抢劫？！

前所未有的恐惧！

她觉得心都要跳出嗓子眼了，脑袋飞速地转：是应该拼死挣扎还是乖乖听话？她想，自己家徒四壁，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那人如果是要钱的话，通通给他就好了，连自己好不容易攒下的几万块嫁妆钱都可以给他，只要他不伤害自己。可是……如果那人不要钱……劫色？自己姿色不过中上，还真是倒霉，竟然遇见这样的事。这单身宿舍虽然人不多，但自己高声呼救，也应该会有人注意……

她正胡思乱想到发昏的时候，忽听见一个低沉的声音，“不要害怕，我不会伤害你。”

桑笑俊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下意识地啊了一声，随后想到，连环杀人魔估计也是这样千篇一律的开场白。

那人倒是很有耐心，清了下嗓子，声音清越了一些，而且很有磁性，不疾不徐地说：“我说你不要担心，我不会伤害你，我也不是来抢劫的。”

桑笑俊这时才发现那人不知何时已经放开捂着她的嘴的手，甚至还很绅士地向后退了一步，不再紧贴着她。

他这么自信？难道不怕她放声大喊吗？可是说实话，她还真的不敢喊。在不清楚对方实力的情况下，她怕呼救的话音未落就被人一刀结果了。她决定采取保守谨慎战术，先探探对方的虚实。

她的声音颤抖着，“那你要干什么？”

那人说：“我得罪了一些人，正好跑到这里，遇见你开门，于是就跟进来了。”



他语含歉意，却也坦然大方。

桑笑佞不知道该说什么，总不能说欢迎光临吧。

该不会是杀人通缉犯吧？她想着，僵直着身子不敢回头，眼神胡乱地扫过面前的鞋架、花瓶。

“你怎么不动？我伤到你了？”那人语速变快，“我……真是对不起，你放心，我过一会儿就走。你没事吧？”

桑笑佞听到那人道歉，吓了一跳，然后又是心安。杀人通缉犯会这么诚恳地道歉吗？也许只是哪个年轻的学生得罪了街头混混，发生口角之后逃跑吧。

桑笑佞迅速地得出她所能推测的最合理的原因，但仍是谨慎地问了一句：“我可以转身吗？我是说，我看到你的脸没有关系吧？”

身后沉默了一瞬，那人的声音又有些沙哑了，“可以。”

桑笑佞非常缓慢地转过身来，力求不要惊吓到那人，以致对方做出什么激烈举措来，可是被吓到的却是自己。

大帅哥，混血大帅哥，高大英挺的混血大帅哥，高大英挺却满身是血的混血大帅哥！

桑笑佞意外地呆了呆——天降帅哥了？

那人沉默过后却很局促，“我吓到你了？对不起，我的样子是狼狈了一点儿，我有点儿着急，刚才……”

“你……受伤了？”桑笑佞小心翼翼地问。

“嗯……这些……大部分是别人的血，我也受了点儿伤，但是不严重……”他挥手一挡，迎面飞来的鞋盒四分五裂，盒子与盒盖分开，里面的高跟鞋也飞了出来。纷乱中，他仍是精准地侧头避开随后掷过来的花瓶。

桑笑佞在听见他说“嗯”的时候就把手背到身后去摸鞋架上的鞋盒，又听见他说“大部分是别人的血”更是吓得大退一步——帅哥也得砸啊。她抄起盒子不顾地就砸了过去，随后又扔花瓶，一边扔一边大声高喊：“救命——”可怜她那个“救命啊”的“啊”字还没有出口，那人就极快地欺身上前，再次捂住了她的嘴。

桑笑佞绝望了。

在慌乱中，桑笑佞还没来得及吊嗓子，把肺活量大部分留给了最后一个字，结果却被对方捂在嘴里了。这回完了，隔着大门，谁能注意到她仅有一秒钟的尖叫呢？还得罪了歹徒帅哥。

如果这回帅哥再放开她的嘴，她决定好好跟那人套套近乎，再承认个错误，表达一下自己惊慌失措之时难免会有些不智的举动等……要知道，她怎么会晓得这人一身的血又受了伤，竟然还有这么好的身手呢？

桑笑佞悔不当初，尤其是在帅哥久久没有放开她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她多心，身后的人不像刚才那么轻松，反而浑身肌肉紧绷，很警惕的样子。

嘭嘭嘭，敲门声突然响起！

桑笑佞吓了一跳，若不是被身后的人按着，她肯定惊跳起来，随后她听见对门的夏弥医生的声音，“桑笑佞，你在吗？我没有方糖了。”

桑笑佞又是欢喜又是害怕。她这一层楼只住了两户，就是她和夏弥。这个夏弥夏医生，很少在医生公寓留宿，这几天常常看不见她，桑笑佞还以为她今天肯定出去了，没想到她竟然在，而且听到了自己一秒钟的呼救声。不，不，是她碰巧在这个时候要喝咖啡又没有方糖。

夏医生是仁夏医院的金字招牌之一，医术高超暂且不提，长得极为美艳，是个风情万种的红发混血女人，裙下之臣数不胜数，她虽然身材高挑，但很纤瘦。桑笑佞低头看着身后那人手臂上贲张的肌肉，恐怕她们两人加起来也打不过他……如今自己身陷险境，把她拉进来恐怕是害了她。桑笑佞就怕身后的帅哥歹徒明明不想怎么着的，看到夏医生就什么想法都冒出来了。

让夏医生去报警？她跑得过帅哥歹徒吗？

千钧一发之际，帅哥歹徒发了话。他在桑笑佞耳边说：“你知道该怎么回答。”让人窒息的静默中，他的声音清晰地震动在桑笑佞的耳边，让她瑟缩，然而更可怕的是他将另一只手伸到桑笑佞眼前，手上，赫然是一支乌黑的手枪！

手枪！桑笑佞简直要晕过去了，这……这不是道具吧？这回事情大条了，自己惹上了高段数的亡命徒了！

门外的声音又懒洋洋地响了起来，似乎有些不耐烦，“桑笑……”话音还没落，



门忽然被推开了，然而帅哥歹徒更快，回脚就将刚推开一条缝的门踢上了。桑笑俊的惊呼声压在嗓子眼儿里，混乱中似乎听见嘶的一声，然后门砰的一声合上，一切又归于平静。

桑笑俊颤抖地碰了碰帅哥歹徒的大手。那人停顿了一下，松开手。桑笑俊深吸了一口气，再出声时，竟然是自己都想象不到的平静自然，“夏医生，不好意思，我换衣服呢。那个，我的方糖也刚巧用完了。”

桑笑俊的心跳越来越快，倒霉的是自己，不要连累别人！夏医生，快走！

似乎过了很久，又似乎只是一瞬间，夏医生慵懒的声音再次响起，“那好吧，我回屋了。”

这回桑笑俊非常听话，她按照帅哥歹徒的指示，乖乖地坐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

帅哥歹徒似乎有些疲惫，他揉了一把脸，把枪咣的一声放在茶几上，自己坐到桑笑俊对面的单人沙发上。

“你叫桑笑俊是吧？听着，我不想惹麻烦，我相信你也不想。让我安静地待一会儿，时间到了我就走。”

桑笑俊自然是不敢问什么时候时间才到，只好一动不动地僵坐在沙发中。

小客厅里非常安静，连挂钟的秒针走动的声音都清晰可闻。桑笑俊偷偷地抬起眼皮想瞥一眼帅哥歹徒，没想到他竟然一直在看着自己。

猝不及防地掉入那一汪深邃的黑潭中，桑笑俊似乎听见耳边有什么尖叫了一声，震得自己的头皮发麻。心被一只留着长指甲的手倏然攥紧，尖锐的疼痛锐不可当。

那是一双疼痛的也能让人疼痛的眼睛，深藏着忧伤和沧桑，任何一个表情配上这双眼睛都让女人承受不住。

她想移开目光，却越陷越深。

仿佛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那疼痛、那悲伤，都如此熟悉，熟悉得令人心酸。那人眼底的忧伤，像是被桑笑俊迷茫的凝视点燃了一样，沿着两人对视的视线一点一点地弥漫出来，溢满了整间屋子，连空气中都似乎有了潮湿的眼泪味道。

不知怎么了，桑笑俊心痛得无法自抑，泪意上涌至眼底，一层层地蔓延到

眼眶。

那人却蓦然转过头去，若无其事地打量着这个屋子，“哎，你住在这里？”

桑笑佞像是一只奔涌的水龙头，忽然被人按住了出口，心中憋闷并且若有所失。她讷讷地说：“嗯。”

那人悠然自得地站起身来，东看看西瞅瞅，“你的全部家当？”

桑笑佞的情绪也渐渐平复，“嗯，对。”

“你家人呢？”

“在外地，不太熟。”她先撇清关系，以防自己有个万一而连累他人。

那人挑起一侧浓眉，看着她，“不太熟？”

桑笑佞谨慎地道：“对，不太熟。我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很早出来念书，离家很多年了。”

那人似乎来了兴致，又一屁股坐下，敲敲沙发把手，“说说，详细点儿。”

桑笑佞警惕地看了他一眼，他却咧开嘴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给她一个灿烂的微笑，一副阳光的样子，“说来听听，解个闷儿！”

桑笑佞郁闷了，又看了看桌子上的枪，老老实实在开口，“我是家里的老大，家里条件一般，高中念的寄宿学校，从家到学校，要坐两个小时的大巴，为了节省路费就很少回家。不过那时我家里刚添了小弟弟，也没有人盼我回去。后来考到A城念大学，读法律。其实我的记性很不好，当初是被调剂到法律专业的，毕业后幸运地被仁夏医院医管办录用了。”

那人看着她，若有所思。桑笑佞不敢对视，低下头去。他又问：“上大学的时候经常回家吗？他们……我是说你父母对你好吗？”

桑笑佞皱皱眉头，想了想，“回过一两次，不过并不经常。现在工作一年多了，比较忙，也没有回去，只是定期往家里寄钱。虽然他们有点儿重男轻女，可对我还是挺好的。尤其是我工作以后，他们经常打电话来关心我。”

“你工作很忙？”

“也不算吧，只是毕竟要坐七八个小时的办公室，即使不忙，也挺疲乏的。”不知道怎么了，话匣子一打开，她就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这个人，有一种让人放心的魔力。两人相对侃侃而谈，氛围温馨自然，像是熟识了很久的朋友。

“那要注意身体。你喜欢这份工作吗？”他继续和善地发问，还不忘关心她一句。



“挺喜欢的。我觉得仁夏医院的医护氛围非常好，我很喜欢这里。当时我被录用了都觉得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桑笑佞说到这里，弯起眼睛笑起来，很开心、知足的样子。

那人凝视了她一瞬，转头错开目光，“你笑起来很好看。”

桑笑佞一愣，心痛的感觉再次袭来，她怔怔地抚住胸口，喃喃地说：“很多人这么说。”

那人敏感地回头，像研究什么似的看着她，良久，他才斟酌着开口，“你怎么了？不舒服？”

桑笑佞缓缓地抬头，“没有，我就是想起来了一些事……”她的头又开始疼了，她晃晃头。

“你想起什么了？”

那人目光灼灼地看着她，她浑然不觉，她试着缓和语气，“没什么，只是想起我以前的男朋友，他也这么说过。”

那人安静了很久，然后问：“你以前的男朋友？他什么样子？”

桑笑佞皱着眉头，一手揉着太阳穴，“他……很高……”

“我想喝水。”

“啊？”

“我说我想喝水。桑小姐，麻烦你。”

后来的情景对桑笑佞来说很是模糊，大约是她顺从地站起来给他倒水，然后坐回沙发上看着他喝。他喝得很慢。一天的工作加一连串的惊吓，她渐渐地有些困顿，恍惚间听见有人在耳边说：“累了就睡吧。”

那声音低缓而富有磁性，而她竟然就这样睡着了。

桑笑佞有很严重的失眠症，那天竟然睡得很好，一觉到天明。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她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的阳光有点儿不能置信。她回过神来后，握着床头的电话就冲了出去，外面早已人去屋空。

她检查了屋里每一个角落，没有找到任何一点儿有关陌生人入侵的蛛丝马迹，连根头发都没有。仿佛昨天那个英俊的歹徒从来没有来过，他们没有深刻地对视过，也没有像调查户口似的交谈过。

连他喝水的那个杯子，都已经洗刷干净，放在原来的位置。

桑笑佞茫然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看手里握着的想充当自卫工具的电话。

又是梦吗？是梦吧……原来又是梦。

桑笑佞常常做一些很长很真实的梦，梦中的自己总是悲伤且绝望的，可是梦醒后，她怎么也回想不起梦中的内容，只有那忧伤的心情与脸颊上的泪珠留了下来。

医生说，那是因为她对平淡的生活心生不满，想要跌宕起伏的精彩情节，所以才会在梦中杜撰了那些情节，让她不必放在心上。

可是，像昨天那般清晰的梦境，桑笑佞还是头一遭遇见。

出了门，桑笑佞挂上职业的笑容，开始新一天的生活。然而她总是有些走神，中午在食堂碰到夏弥的时候，她跟在夏弥后面，几次想开口问昨晚的事情，可是夏弥似乎很忙，一会儿跟这个打招呼，一会儿对那个笑了笑，一会儿又接电话，她愣是没有插嘴的时间。

“笑佞，这边。”同事艾罗唤她。

她看了看正在与院长大人调笑的夏弥，垂头丧气地走过去。

艾罗是个有着卷曲黑发的活泼女孩，她看了桑笑佞一眼，“笑佞你怎么了，今天怎么失魂落魄的？”

桑笑佞拿起刀叉，闷闷地切着牛排，又哀怨地看了一眼正咯咯笑着的夏弥。

艾罗三三两两地惊呼：“笑佞，你该不会也看上院长大人了吧？天哪天哪，连你这么镇定的人都挡不住院长大人的魅力了！唉，唉，唉……”

桑笑佞被艾罗夸张的反应吓了一跳，她一脸黑线地推推犹自沉醉的艾罗，“喂，我在看夏弥，你不要发神经。”

桑笑佞在艾罗惊呼前捂住她的嘴，“拜托，我并没有看上夏弥，我只是觉得自己失眠的问题又严重了。”桑笑佞有些出神地看着自己的手，捂住别人的嘴啊……她连忙放开。

艾罗疯癫归疯癫，但还是很关心她的，“不会吧，你昨晚又没睡着？不应该啊，你今天面色红润，双眸熠熠，看起来精神难得的好啊。你该不会是回光返照吧？”

桑笑佞翻了个白眼，“对对，其实我是拼着最后一口气来跟你道别的，我马上就要离世了。我想着咱医院丧葬一条龙服务这么健全，在这里溘然长逝挺方便的。”

“噗……桑笑佞，我听你这么说不确定你是活过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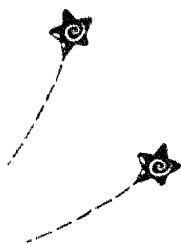
这样一耽搁，桑笑伎想要问夏弥的话就咽回去了。

其实真要是去问，桑笑伎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如果夏弥说昨晚没有来借过方糖呢？那她会不会觉得自己是疯子？而且桑笑伎跟夏弥并不熟，仅仅是知道有这么个人并且住在对面而已。

桑笑伎是个平凡不起眼的小人物，夏弥是个闪闪发光的著名尤物。听说夏弥的一把手术刀使得那叫一个出神入化，在手术台上从未出过差错，许多经验丰富的老大夫都自叹弗如。自从四年前院长大人用重金将她从欧洲挖过来后，她凭着几个大手术迅速奠定了自己的威望，成为仁夏医院外科手术第一人。又听说，在她快速打牢自己的事业基础的同时，也顺道将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院长大人收在石榴裙下。

院长大人，姓布纳，名夏尔。家世显赫家底丰厚，是个风流倜傥、俊美非凡的人物。他亚麻色的头发，深邃立体的五官，堪比英国皇室的优雅风度，三十出头的年纪，正是男人的好时光。爱慕他的女人如长江之水绵绵不绝，而他也是出了名的怜香惜玉，但凡是女人无不受到他体贴的关爱。他是神经科一流的权威，但桑笑伎总是不以为然地想着，他恐怕更擅长用颠倒众生的一笑，摧毁女人的神经系统。

无论如何，这个蛇妖般美艳风流的女人 and 这个尊贵华丽金光闪闪的男人，是传说中的情人。也是因为这个传说，双方的追求者都有些望而却步的趋势。



第二章 是我连累了你

她一惊，那种让人毛骨悚然的直觉再次袭来。她迅速推开门，一个黑衣男人站在女厕洗手池旁，看见她出来，就举起黑漆漆的枪管。

桑笑佞一向是不参与别人八卦的，比如今天回家走进公寓楼的时候碰巧看见在自己家门口，哦，不，在夏弥家门口纠缠的两人。

桑笑佞暗叫一声倒霉，心里又是庆幸又是失落。她来不及分辨自己的情绪，只想装作隐形人快步进屋，然而翻钥匙的时候又想不起来是哪一把钥匙，越是着急越是想不起来，她胡乱地试着。

“嘿，桑笑佞。”懒洋洋的声音是夏弥的，桑笑佞一僵，尴尬地转身。

“院长，夏医生。”

布纳夏尔一双琥珀色的眸子冷冷地看着眼前涨红了脸的局促不安的秀丽女子，刚才的温柔全不见踪影。夏弥捅了捅他，他不情愿地开口问：“桑医生今天去神经科看病了？身体不舒服？”

桑笑佞一愣，明明是关心的话可是听起来却冰冷得刺骨。

她回答：“是。谢谢院长关心，我最近失眠比较严重。”

她的话掉到了地上，没有人接，也没有人动。

面对那两人专注的目光，桑笑佞只得继续说下去，“嗯……我今天跟神经科的医生说，我……我有的时候似乎会出现一些幻觉。当然，也有可能是梦境……”

对面的金童玉女快速地对视了一眼，夏弥打断了她，“桑笑佞，我今天又忘了买方糖，你买了吗？”

桑笑佞迅速地抬起头来。